

清代黑龙江流域的 经济发展

徐兆奎 著



商务印书馆

清代黑龙江流域的 經濟發展

徐 兆 奎 編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1959 年 · 北京

內 容 提 要

几年来,中苏两国科学家对黑龙江流域进行了綜合調查研究;这一地区,已經引起了广泛的关心。

本書根据史实,对黑龙江流域我国境内部分,在清代的經濟發展过程,作了有系統的介绍,并比較細致地分析了經濟發展的內外因素,以及提出了今后發展經濟的参考意見。本書对深入了解黑龙江流域,有一定价值。

本書可供大專学校地理系学生和中学地理教師閱讀,也可供地理工作者和近代史工作者参考。

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經濟發展

徐兆奎 編 著

商 务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7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書店經售

五十年代印刷厂印刷 宣武裝訂厂裝訂

統一書号:12017478

1959年9月初版

开本 787×1092¹/₃₂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55千字

印張2—²/₁

印数1—2,000册

定价(7) ¥ 0.24

序 言

几年来，中苏两国科学家密切合作在黑龙江流域进行了綜合的調查研究，这一項工作，是根据国家科学技术發展远景规划綱要和国家任务而确定的。不久还要提出一个綜合开发方案，方案将会更加具体地表明这一地区国民經济發展的光輝远景。这本小册子，就是在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事业鼓舞和啓發下写出来的。

作者写作的目的，是想从历史地理方面提供一些資料，便于讀者对黑龙江流域过去和当前情况的了解。因为倉促写成，完稿后又未能仔細修改，当然也由于作者理論水平和业务知識的限制，所以，这本小册子难免存在缺点和錯誤，作者誠懇地希望同志們多予批評和指教。

在編写过程中，承北京大学地質地理系侯仁之主任百忙中給予指导和审閱；經济地理教研室仇为之主任和胡兆量同志，都提出不少寶貴的意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熊忠英同志，也給予許多帮助；付印前又承商务印書館編輯部同志校閱一遍，使原稿得以进一步修改。書中插图承舒化章同志代为清繪。于此一并致以謝意。

徐 兆 奎

1959年4月2日于北京西郊中关村

目 录

一、引言	1
二、清代开国前后黑龙江流域的經濟面貌	2
三、清代初期对于黑龙江流域的經營 (順康雍三朝 1644—1735 年)	10
1. 軍事据点的建立	10
2. 初期的軍事运输綫	12
3. 农业方面的措施	14
4. 流人与“游民”的經濟活动	17
四、厉行封禁时期黑龙江流域的經濟發展 (乾嘉两朝及道光 20 年以前 1736—1840 年)	20
1. 清政府的厉行封禁与移民的不断増加	20
2. 伊通河流域农垦基地的建立及其影响	23
3. 商品作物的發展与采矿业的萌芽	26
4. 移民的經濟活动与各族人民联系的加强	28
5. 交通路綫的变化	31
五、弛禁以后黑龙江流域的經濟变化 (道光 21 年到光緒 26 年 1841—1900 年)	32
1. 农业地区的繼續扩展	32
2. 农作物种类的增多与北部地区的畜产貿易	36
3. 采煤与采金业的發展	38
4. 陆路交通綫的变化与航权的轉移	41
六、清代末年黑龙江流域經濟面貌的巨大变化 (光緒 27 年到宣統 3 年 1901—1911 年)	43
1. 东清铁路的修筑及其对黑龙江流域移民的影响	43
2. 清末的“垦政”与农业进一步向边地扩展	45

3. 帝国主义国家对黑龙江流域资源的进一步掠夺与 所谓“新式”工矿业兴起.....	49
4. 新城市的出现与都市职能的转变.....	56
七、结束语	58
附录一、清代黑龙江流域各地设治年代表	64
附录二、地名简释	70

一、引 言

黑龙江是世界著名的一条重要河流，全長 4,370 公里(如以石勒喀河——鄂嫩河为上源，則为 4,510 公里)，流域面积(包括克魯倫河流域在內)跨有中、苏、蒙三国国境，比長江流域面积还大，其中約有一半在我国国境以內。本書所述的黑龙江流域，即仅指我国境内的部分而言。所包括的范围，除黑龙江省絕大部分和吉林省的大部分以外，还包括內蒙古自治区呼倫貝尔盟的大部分地区。面积共 90 多万平方公里。虽然有部分地区，例如吉林省西部以及長白县沿江一带，属于內流区或其他流域，可是在历史上却和黑龙江流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也包括在本区内一并叙述。

这一地区远在汉代，就已經在部分地方，开始了农业生产。^①到了唐代渤海国时期，农业、手工业生产都已經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史書曾經記載了渤海国不少的著名物产。^②契丹(后称辽)灭掉渤海国以后，許多渤海族人被迁走，土地頗多荒廢，金虽然兴起于渤海故地，但是天辽以后，大举入关，与宋爭夺中原地区的統治权，对于原居地并没有注意經營。到金元之交，黑龙江流域經歷着严重的軍事扰乱，最后，由蒙古貴族取得了这一地区的統治权。蒙古統治者除了对某些河谷地带的交通道路加强控制以外，对于这一地区的經濟發展，也沒有什么显著的建树。明代，汉人势力又伸入黑龙江流域；明人对于黑龙江流域的經營，時間頗短，不久又

① 参閱“后汉書”115“东夷傳”第75“夫余条”及“挹婁条”。

② 参閱“新唐書”219“列傳”第144“北狄傳”“渤海条”。

退到辽河流域的边牆以內，边牆以外地区依旧成为滿洲或蒙古系統的游牧部族等活动的場所。这一地区的生产活动仍然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所以說，黑龙江流域早期的經濟發展，虽然并不落后于关內某些地区，但是在它的發展历程中，却异常曲折和極其緩慢，一直到近代，依然保持着極其落后的局面，可以說，黑龙江流域是我国經濟發展的最晚地区之一。

这一地区經濟面貌的巨大改变是在清代，特別在清代后期，更可說是一个急剧的变化。鴉片战争以后，我国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轉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黑龙江流域这一阶段的經濟發展过程，也必然是不健康和不正当的。

整个地了解清代黑龙江流域經濟發展的过程，对于我們当前在該地区进行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无疑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二、清代开国前后黑龙江流域的經濟面貌

黑龙江流域依据地表植被情况，大体上可划分为森林区与草原区两大部分。森林区包括大小兴安岭、長白山地及其邻近的河流谷地等。草原区可分为东西两部：西部为三河地区以南的呼倫貝尔高原南部地区，东部則包括松嫩大平原的絕大部分。东西两部在大兴安岭南坡一带相互連接。在森林区域与草原区域之間存在着过渡性的森林草原地带。^①

在清代开国前后，这一些森林地区与草原地区除了南部接近

① 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中国植被”，1957年地图出版社版。

明朝的边牆部分以外，大体上都保存着原有的自然面貌，人工改造是比较少的。

森林区与草原区的居民并不相同。一般说来，森林区居民多半是属于满洲族系统，很多以渔猎为业，也就是“开国龙兴记”中所称的“打牲部落”。草原区居民则基本上属于蒙古族系统，他们多数以畜牧业为生，“开国龙兴记”称他们为“游牧部落”。^①在两者接触的地带上，有混杂与渗透的现象，不过，两者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很明显的。

森林地区各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都落后于汉族。并且他们自己内部的差别也是很大的。这些民族在明清之际，被划分为建州、长白、扈伦、东海等部。建州部主要居住在辽河及鸭绿江支流一带，居住黑龙江流域的或说有苏完部（双阳河地区）。长白部居住在本区内的则有讷殷部、朱舍里部，都在松花江的上游。扈伦过去又被称为海西，主要分布在松花江及其支流地区，有乌喇（吉林一带）、辉发（辉发河流域）与叶赫（一部在伊通河上游）等部。

根据前人记载：“建州毛怜……悉耕种，善绩纺，饮食、衣服颇有华风”。^②这可能是辽河流域建州部落的情况，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各族却都比较落后。比较进步的则是居住在海西地区的扈伦诸部；远在明代中叶时期，明使臣吴良“奉命使海西，见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驱使耕作，询之有为掳去者，有避差徭罪犯逃窜者”，^③可知已有耕作业的兴起。扈伦后被建州征服，努尔哈赤也曾

① 魏源：“开国龙兴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第一帙）第4页上。（以后简称“开国龙兴记”）

② 郑晓：“皇明四裔考”（“国学丛书本”）上卷第38页。

③ 方孔炤：“全边略记”卷10第5页上。

“另設置建夷千余家屯种此地”，^①也許还是使用汉人耕作，当然这种耕作并不是很精細的，他們与汉人的經濟联系，基本上还是用牛、馬、貂鼠、人參、松、榛等天然产物以交换汉人的盐、米与工艺品。在清代人的著作中，也記有他們落后的生活情况，例如高士奇描叙大烏喇虞村的情形是：“山多黑松林，結松子甚巨，土产人參，水出北珠，江有鱣魚，禽有鷹、鷂、海东青之类，兽有麋鹿、熊、豕、青鼠、貂鼠之类，頗称饒裕。其市以銀布不以錢，其居联木为柵，上复以板，复加以草，牆壁亦以木为之，汚泥其上，地極苦寒，屋高仅丈余，独开东南扉，一室之内，坑周三面，熅火其下，寢食起居其上，最盛夏如京师八月时。地宜稷、宜谷、宜稗，三月播种，八月获刈……不施粪溉，不加耕耨……其食甚鄙陋，其衣富者不过羔裘、紵絲細布，貧者惟粗布及猫犬、獐、鹿、牛、羊之皮，間有以大魚皮为衣者。”^②其更靠近明边牆的小雅哈河地区：“三餐但煮玲瓏麦，独桨輕操舴艋船，貨殖往来惟鐵布，市中全不識緡錢。”^③这是康熙 21 年(1682)的情况，开国之初当然还要落后得多。

至于居住在东部地区的东海諸部，包括牡丹江、松花江一带的虎尔哈，和其东南面的瓦尔喀等土著，生产水平更較落后。清人記載說：“伊車滿洲(按即新滿洲)居混同江之东，地方二千余里，无君長統屬，散居山谷間。其人勇悍善騎射，善漁猎，耐飢寒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飞，每見野兽踪迹躡而求之，能得潛藏之所。又剝木为舟，長可丈余，形如梭子，呼为威忽，施两头桨，捕魚江中，往来如

① 黃道周：“博物典彙”(明崇禎二年本)卷 20 第 15 頁下。

②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辽海丛书”本)卷下第 7 頁上。(以后简称“扈从东巡日录”)

③ “扈从东巡日录”第 11 頁下。

駛。”^① 这里所指伊車滿洲就是居住在牡丹江、松花江一带的所謂“窩稽韃子”。至于住居三江平原地区的居民，“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兽皮，陆行乘舟，駕以狗，……无文字笔墨，以皮条記事，大小随之。”^②更較海西、建州諸部落后得多。

当时大小兴安岭一带的居民，主要为鄂倫春族和近于蒙古的索倫与达呼尔等族。清代所称索倫，有时也包括鄂倫春与达呼尔族，所謂“索倫騎射聞天下。”^③ 他們的社會情况大概与东海諸部相似，“开国龙兴記”說：“东海三部及黑龙江之索倫等部，其种族散处山林，非有豪酋为之雄長。”^④ 可見他們都还没有發展到奴隶社会。清人还記載：“俄倫春俗重鮮食，射生为业”，^⑤ “索倫、达呼尔不諳农事”，^⑥ 他們皆“渾然噩然，有壳宅鶉居之意”，^⑦ 和“东北諸部落，未隶版圖以前，无釜甑罍鬲之屬，熟物剝木貯水，灼小石焯水中数十次，淪而食之。”^⑧ 这些，正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明显例証。清朝統治者对于这些部族，按时向他們征收貂皮一类的貢品，并且将部分丁壯編入旗籍，供他們驅使。在清代發动的戰爭中，他們曾經付出过不少生命和力量。正如有人說：“夫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

① “扈从东巡日景”卷下第6頁下。

② 楊宾：“柳边紀略”（“辽海丛书”本）卷3第3頁下。（以后簡称“柳边紀略”）

③ “开国龙兴記”第4頁上；何秋濤：“索倫諸部內屬述略”：“黑龙江居人不尽索倫也，世于黑龙江人不問部族，概称索倫。而黑龙江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倫自号，說者謂索倫驍勇聞天下，故借其名以自壯。”

④ “开国龙兴記”第2頁下。

⑤ 西清：“黑龙江外紀”（“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第23頁上。（以后簡称“黑龙江外紀”）

⑥ “黑龙江外紀”第12頁上。

⑦ “黑龙江外紀”第7頁下。

⑧ 方式济：“龙沙紀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第7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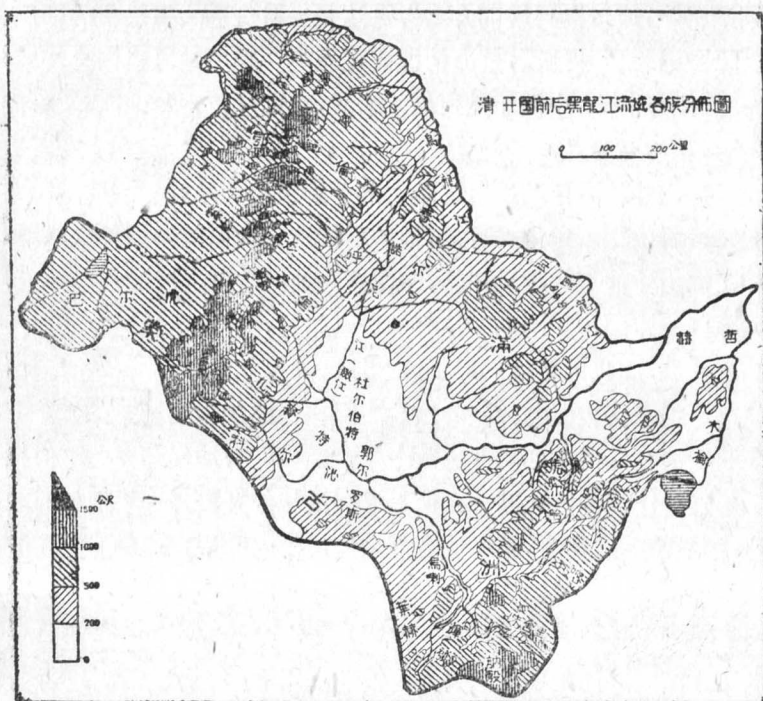
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①当然，在战争中，其损失的重大也是可以想象的。

以上是森林地区各族情况。居住在草原地区的蒙古各族，也可以按地区分为下述各部：在松嫩平原諾尼河、通鑑河一带的为杜尔伯特部，諾尼河以西则为扎賚特部，杜尔伯特部以南至松阿里江一带为郭尔罗斯部，郭尔罗斯部西面则为科尔沁部。这些部落都在清人大举侵明以前被征服，清朝统治者也依靠了一部分蒙古骑兵的帮助，进行侵略明朝的战争。其中特别是科尔沁部，和清的关系最为密切。清朝统治者对于蒙古各部，一方面用“封爵”“联姻”的办法加以籠絡，另方面也采取“众建”策略，划分盟旗，借以分化各部的联合力量，至于枯輪海附近，则是属于蒙古系统的巴尔虎，其中陈巴尔虎的原住地在黑龙江以北、貝加尔湖以南，康熙时归附清廷，先被安置在木兰圍場一带放牧，后又移居于兴安岭北迤东地区，最后，又由布特哈迁駐呼倫貝尔。另外还有一部分原居外兴安岭北麓的巴尔虎人，移住車臣汗后，在雍正时轉移入呼倫地区，称新巴尔虎。除上述蒙古諸族外，在松花江嫩江会流地区一带，还有錫伯、卦勒察等部。

草原地区各族大都过着游牧生活。一般說来，社会經濟情况比較森林地区各部族为高，不过他們彼此之間的差异也非常大，例如科尔沁等部，由于和汉族有較長时期的經濟联系，社会發展水平較高，可以說已經是典型的农奴制經濟，封建主借土地和牧場的私有制来剝削牧民。巴尔虎却比較落后，根据后来記載，陈巴尔虎“冬日沿海拉尔河上游，夏日沿海拉尔河下游，逐水草而居，此族人

^① “开国龙兴記”第4頁上。

性情与索倫相近”，^①至于游牧于伊敏河两岸的新巴尔虎，和陈巴尔虎宗教信仰虽然不同，但是他們的經濟情况却大体相似。



不管森林地区或者草原地区，当时形成固定的聚落还非常少，絕大部分地区，都保存着原来的天然面貌。清初流入描写森林区旅途情况：“自混同江东尼失哈站至必尔汉必拉，半屬窩穡（密林），崎嶇阴慘，不类人間”；又說“其中万木参天，排比联络，間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木通道，乃漏天一綫。而树根盘錯，乱石坑研，秋冬則冰

① 張廷恒：“呼倫貝尔志略”，轉引自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第71頁。

雪凝結，不受馬蹄，春夏高处泥淖数尺，低处匯为波濤，或数日或数十日不得达……夜据木石，燒火自衛，山魃野鬼嘯呼，墮人心胆，餒則咽干粮，或射禽兽燒而食之”。^① 这是当时交通大道沿綫的情况，至于交通綫以外地区，荒凉情况更可想見。草原地区也同样荒凉：“自沈阳抵卜奎，中間千数百里无居民，晝則孑行，夜則露处，豺虎四噪，霜雪盈野。”^②

这一片榛莽草萊地区的絕大部分都被清朝統治者看成是所謂祖宗發祥的根本重地。可是，他們对于这一地区的發展并未重視，相反地由于他們的反动措施，却使这一地区的开辟時間大为推迟，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清朝統治者的反动措施，导致本地区劳动力的缺乏，一方面也因为他們对于这一地区的長期封禁，使得这一地区經濟不能获得較早与較快的發展。現在再略加敘述于下：

明清在辽河东西战斗达数十年，戎馬蹂躪，城堡为墟。不但摧毁了辽河流域的农业基础，使黑龙江流域的開發失去了很好的基地，而且清朝統治者，还驅使各部族人民投入战争，造成黑龙江流域丁壮数量大量减少。远在努尔哈赤当政时期，邻近于黑龙江流域的茂山溪谷地区，已經形成“空无人居”的地帶。^③ 这类情形，在黑龙江流域可能更多。到清人占領北京以后，八旗士兵轉战关內，消耗固屬可觀，即以在各地区駐屯而言，数字也很惊人；加以当时关外滿人大举內迁，“男女相踵，不絕于道”。^④ 这种举室內徙的人口大流动，也造成关外人口的銳减，当然更加深了东北地区的荒廢。

① “柳边紀略”卷1第13頁上下。

② “黑龙江外紀”第28頁下。

③ 稻叶君山：“东北發达史”（楊成能等譯，辛未編輯社）本）第274—275頁。

④ 稻叶君山：“东北發达史”第275頁。

程度。有人說：“后来滿洲区域内之处女地乃由人为的结果，遂还归未辟之天荒。”^①这种論断，大体上也还是可信的。

至于封禁，在康熙时已有打算，到乾隆时正式施行，后来封禁地区甚至逐渐扩大到全部东北。而封禁的原因，不外是保护“祖宗發祥之地”，防止汉人移垦，損害“龙脉”；同时，也怕汉人大批移垦，会逐渐取代滿族地位，并使滿族汉化；对于一些特产品如人参、貂皮、明珠之类，也作为清室的享受品和关系到滿族生計而加以独占。其初所謂禁区，大都是一些采参山場、捕珠河流、特产貢山、行猎圍場以及有关陵寢風水的所謂官山等，可是这些地区，已經包括了黑龙江流域內許許多多的重要山区与河谷地带。在这些地区，清朝統治者划界綫，設封堆，立哨道，按时派人巡查，一切采捕事务皆由專人管理。有些封禁地区范围很大，例如吉林圍場，即包括現今吉林市附近七八个县分的地方；其东北面又有四合霍倫貢山，西北面則有伯都訥圍場。在今哈尔滨市以东，还有阿勒楚喀圍場。吉林圍場以南，又有盛京圍場，这一圍場的东流水部分，也在黑龙江流域內。長白山区一带，更有所謂永陵龙崗官山。此外，在大兴安岭南坡也有圍場。至于采参捕珠的山河，更是举不胜举，以今天吉林省地区而言，除了西部草原属于蒙古牧区以外，全境几乎都在参珠圍禁之中。吉林既不便移垦，更远的黑龙江地区当然更不易进入，由于这种人为的限制，也使黑龙江流域富饒之区，長时期保持着草萊未开的落后局面。

① 稻叶君山：“东北發达史”第275頁。

三、清代初期对于黑龙江流域的經營

(順康雍三朝 1644—1735 年)

1. 軍事据点的建立

清政府的反动措施,虽然阻滯了黑龙江流域的經濟發展,可是由于清初的对外用兵,却为黑龙江流域的開發开辟了道路。

清初,整个关外地区,皆在留守盛京的内大臣管轄之下,后来,改内大臣为昂邦章京,到順治 10 年(1653),又另設昂邦章京于宁古塔。这可說是清代在黑龙江流域設官的开始。后来,宁古塔的昂邦章京,又改称为鎮守宁古塔等处將軍。

宁古塔所以被作为黑龙江流域最早的軍政据点,一方面,因为宁古塔在历史上有其悠久的地位,它在明代已經是奴役东部地区各族的重要根据地;另一方面,也因为清初的經營对象仍为东海諸部,例如皇太極在位时,曾經多次征伐瓦尔喀,直到康熙时还認為“瓦尔喀、胡尔喀人皆‘暴戾’‘奸詭’”,囑宁古塔將軍“善布教化。”^④宁古塔的位置,对于这些边地部落,正是居中扼要。每年 5 月間,这些部族也都要到这里来泊船进貂。所以,宁古塔一直起着軍政据点的作用。

到康熙 15 年(1676),宁古塔將軍移駐吉林烏拉,黑龙江流域的軍政中心就向西移到松花江干流上。这一次的迁移,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对“罗刹”(即俄罗斯帝国)用兵的軍事准备。因为吉林烏

④ “吉林通志”(“長順監修光緒本”)卷 1 第 6 頁下。

拉是当时黑龙江流域水运的最大据点，并且是当时的船舶制造中心；另外，它也靠近辽河流域的农业地区，便于取得给养上的支援。因而，吉林烏拉终于取代了宁古塔的地位。康熙 12 年（1673），并以兵力修建城垣。“扈从东巡日记”记载：“建木为城，倚江而居，所统新旧满洲兵二千名，并徙直隶各省流人数千户居此。修造战艦 40 余艘，双帆楼櫓与京口战船相类；又有江船数十，亦具帆櫓。日習水战，以备老羌（即帝俄）。”^①不但描述了吉林烏拉当时的盛况，并且也具体说明了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吉林烏拉是当时军事上的后方基地，军事前哨则是黑龙江畔的瑷珲。因为俄人在雅克薩筑城并沿江南下，所以康熙 10 年（1671）筑黑龙江城，并且設立水师营总管暫守。到 23 年（1684，或云康熙 22 年），清政府又“命宁古塔副都統薩布素率舟师，由松花江溯黑龙江伐之……瑷珲遂永为重鎮，以薩布素为黑龙江將軍，从征軍士，自宁古塔迁妇孺家焉。”“复于墨尔根設參領，卜魁（即卜奎）設副都統。”^②在黑龙江將軍設立的同一年，又改鎮守宁古塔等处將軍，为鎮守吉林烏拉等处將軍。这样，就开始形成了后来吉、黑两省行政区划的雛型。

康熙 32 年（1693），薩布素因为“墨尔根居两鎮間，首尾易制，奏請移节，而艾渾（即瑷珲）改駐副都統。康熙 38 年（1699），复以墨尔根地瘠不可容众，奏移卜魁，而墨尔根增置副都統。”^③黑龙江地区的軍政中心，虽然数度轉移，但是黑龙江將軍的名称却一直未变，这是后来黑龙江省得名的由来。

① “扈从东巡日记”卷下第 6 頁上。

② “龙沙紀略”第 1 頁下。

③ “龙沙紀略”第 1 頁下。